

校书谢幕 相国志墓

——段文昌为薛涛志墓的意义和影响

邓剑鸣

(凉山州食品公司,四川 凉山 615000)

摘要: 段文昌为薛涛撰墓志铭,典籍有载。段公何以会欣然要为薛涛撰墓志? 显然一是基于了解薛涛,一是基于薛涛是个有气节而又有创造性的女性。千百年来,后人对段文昌为薛涛志墓事,认为举是公正,深得人心。据此可见当年段文昌对薛涛的评价是正确的。

关键词: 段文昌; 薛涛; 刘辟叛乱; 撰墓志

中图分类号: K236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4 - 342(2012) 04 - 37 - 04

关于段文昌为薛涛撰墓志铭事,有关典籍均有大同小异的记载: 如元费著《笺纸谱》、明钟惺《薛涛诗附传》明何宇度《益部谈资》以及胡震亨《洪度集附传》等等。段文昌曾三度入蜀,其对于薛涛一生,所涉有关事件,都有所了解,有的还亲历在场,可谓薛涛的历史见证人。段文昌为薛涛所撰墓志铭,其真实性和可信性都是比较高的。

一 凌云赋诗识薛涛

韦皋授段文昌校书郎不久,即欣逢嘉州凌云寺大佛,历时九十年,始告竣工。韦皋很高兴,要去嘉州,亲自主持大佛开光盛典。段文昌恭逢其盛也应邀前往。随从人员,除有关僚属,韦乾度、司空曙、符载、独孤密、卢文若等,僚属中只有薛涛是唯一女性。韦皋夫人张氏、爱妾玉箫、女管家黄缘和其他官眷一同随行。护卫队伍,旗罗伞仗,人夫轿马雍塞于途。一路浩浩荡荡,历时约四天,始达嘉州。

抵达嘉州次日,南康郡王西川节度使韦皋,率使署官员。在嘉州刺史及主持僧的陪同下,登上凌云寺。寺前已人山人海。依山开凿的大佛高三十六丈,以依山傍崖修造的七层十三座檐的香阁作为保护。造成“山是一尊佛,佛是一座山”,十分壮丽辉煌。韦皋撰,由书法家张倬书写的《凌云寺大佛像记》碑,也已刻好嵌于佛阁左侧崖壁。碑字均用金填。在

阳光照射下,金光闪闪,绚丽灿然。韦皋看后,赞赏不已,非常喜欢。

在钟磬齐鸣、梵音悠扬、烛光耀眼、香烟缭绕中,韦皋主持完成了这一盛大而繁缛的开光典礼。凌云寺自玄宗开元二年动工修造,至贞元十九年,始告竣工,先后耗时达九十年。韦皋镇蜀以来,十几年中不惜捐资拨款,大力支持,对完工起到很大的作用。如此盛事岂能无诗? 盛典结束,随从观礼的僚属们就开始吟哦。段文昌初来乍到,甘居末座,在一旁作静观。诗作不少,但平庸泛泛。藉以颂扬讨好者多,精彩而耐读者较少。如有《凌云开光大典赞》云“依山造佛镇三江,佛阁七垂赞堂皇。凌云寺有今日盛,功在生佛韦南康。”其二“凌云巍峨一梵宫,沫若二水绕游龙。《大佛寺碑》凿岩壁,碑文未尽韦师功。”此外,司空曙吟了一首《题凌云寺》诗云“青山古寺绕沧波,石蹬盘空鸟道过。百丈金身开翠屏,万龛金焰隔烟萝。”薛涛吟的是《赋凌云寺》二首。其一云“闻说凌云寺里苔,风高日近绝纤埃。横云点染芙蓉壁,似待诗人宝月来。”其二“闻说凌云寺里花,飞空绕蹬逐江斜。有时锁得嫦娥境,缕出瑶台五色霞。”赞颂诗中只有这三首较有品位,也较耐读。在韦皋眼里,却偏重于上述赞颂诗。对司空曙的《题凌云寺》好在将凌云寺的壮丽大佛的宏伟,以及岩壁凿的

收稿日期: 2012 - 01 - 06

作者简介: 邓剑鸣(1924 -),男,凉山州食品公司经济师,薛涛研究会会员。

数以百计的佛龕，放出的金焰灿烂辉煌是写出来了的。提到薛涛的《赋凌云寺》二首，认为似乎太冷清了些。这是对诗偏重表象所致。这是薛涛以象外生象、意外生意的手法，折射出山是一尊佛的伟大。依山而建的一座七重十三座檐的佛阁的壮丽恢宏。“闻说凌云寺里苔，风高日近绝纤埃”，大意是说：未建佛阁前，凌云寺里的大佛在日晒雨淋中苔藓丛生，而今佛阁覆盖了大佛，太阳晒不到，纤细的尘埃也难进佛殿。又如“横云点染芙蓉壁”，大意是说：嵌在大佛的左壁岩石上的“大佛寺碑”碑字无疑均为金饰，在晴岚袅袅、金光闪闪的辉映下，望去仿佛就像莲花绽放岩壁。同时将凌云寺幻变成五色霞光普照下的瑶台、梵宫。

段文昌自授校书郎以来，日常与薛涛交往中，特别是通过凌云盛典风天的接触中，发现薛涛是个很有个性，且具有魏晋遗风特色的奇女子。人言辩慧工诗，足辞辩，均非虚语。也还不是随波逐流、人云亦云、趋炎附势之辈，是个外柔内刚，颇不一般的女性。

二 罚边诗只见讽谕抨击，未见低下乞怜

韦皋以平定朱泚乱，保卫了唐室，其功至伟。后以金吾将军，出任西川节度使以来，平定了西川境内吐蕃、南诏的进犯、党项羌等部族的叛乱。出现比较安靖的局面，从而农业也得到较好的发展。当时对韦皋的口碑是不错的，这可能是韦皋镇蜀早期的情况。韦皋由是晋封为南康郡王。薛涛及入幕府，时间稍久，对所见所闻与平常所想象的完全不同，颓靡之风已在弥漫，尽管国穷民困，民不聊生，幕府内依然灯红酒绿、绮筵不断，笙歌艳舞夜以继日。又见日常事务中的形形色色更不堪言。韦皋实施的几项举措，其目的颇值质疑。这几项措施是：重赋敛以搜刮民财，丰贡献以买活皇帝，厚给赐以笼络士卒，此外不使僚属还朝以断朝廷耳目，等等。

面对韦皋的居功侈横，薛涛渐失信心，及至反感。薛涛的校书工作，可能在作文案的同时，还兼有内收发之类，始有涉及钱帛之事，从而有机会将所属府州县向韦皋孝敬的以及搜刮的金银，往往作为羡余上纳。韦皋得知大为震怒。以薛涛泄密及受贿为由，不许薛涛从官，并罚赴松州。薛涛惹怒韦皋的事还不只此，薛涛声望愈来愈高，这就犯了韦皋大忌。实际是要见韦皋的人，事先见薛涛无非作些了解。主要是对韦皋所为，或偶有抨击。此外，由于薛涛性格狂逸不羁，被视为桀骜不驯。从嘉州回来，韦皋对薛涛写《赋凌云寺》二首的误解，一并借题发挥。这就掩盖了事实真象。薛涛在无法辩解

的情况下，被押赴松州。经十来天的折腾，眼看沿途民间疾苦，要比平日听闻的要感人得多。到了松州不久便写了《罚赴边有怀上韦令公》二首。诗云“闻道边城苦，而今到始知。却将门下曲，唱与陇头儿。”其二“黠虏犹违命，烽烟直北愁。却教严谴妾，不敢向松州。”韦皋接到此诗时已在病中，随从展诗念到“却将门下曲，唱与陇头儿”时，叫传令将薛涛赦回，以免在下面生事。

薛涛赦回成都，发现气氛大为异常，是时韦皋已去世。刘辟代行韦皋职权，非常热烈地将薛涛迎回节度使署。

三 辟乱同难见风骨

韦皋死后，刘辟即向朝廷提出两个要求，一是要继皋任西川节度使，二是要将山南道和东川划归西川。朝廷只给给事中一职，其余均不准。刘辟于是举兵叛唐。平时刘辟对薛涛即有觊觎之心，碍于韦皋还不敢造次。这下他以为可为所欲为了。召来薛涛，毫不掩饰地要薛涛作他的侧室，辅助他，并要求她运用在僚属中的关系，游说司空曙、段文昌等能辅佐他，拥护他成就大业。薛涛对刘辟的痴心妄想断然拒绝，对举兵叛唐，痛加斥责，誓不为其所用。尽管刘辟软硬兼施，薛涛始终不为所动。刘辟十分恼怒，将薛涛囚起来。

刘辟叛乱开始，朝廷即派神策军使高崇文率步骑五千为前军，神策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步骑二千为次军。并会同山南道节度使严砺同讨刘辟。崇文引兵急进，一路势如破竹。从阆中入剑门，不久即攻下德阳。刘辟闻报慌忙逃出成都，企图投奔西番，被生擒解送京师。高崇文鸡犬不惊地进入成都。闹了将近一年的刘辟叛乱，于此平定。

薛涛不为刘辟所用，被囚于土牢，设法逃出，躲过搜捕，隐匿于乡下。欣闻高崇文已平定刘乱，特写下《贼平后上高相公》一诗往贺。诗云“惊看天地白荒荒，瞥见青山旧夕阳。始信天威能照映，由来日月借生光。”此诗对高崇文平定刘辟作了颂扬，以乱臣贼子遣责了刘辟。由此，可见薛涛对维护国家的统一、反对割据叛乱的态度是鲜明的。高崇文大喜，特将反对刘辟叛乱而被软禁于城中的韦皋幕僚，请到节度使署。据《唐书》载：被软禁官员计有段文昌、韦乾度、郗士美、独孤密、符载、房式等，司空曙见形势不妙，早已逃之夭夭。段文昌等均素眼相履，表示他们对刘辟叛乱虽表反对，但对制止叛乱无能为力以表谢罪。高崇文优礼相待。且录入荐书，惟语段文昌曰“君他日必为将相，未敢奉荐。乃特具厚贶，送还京师。”

通过刘辟叛乱这一事件,值得反省之处甚多。最主要的是大小官员的气节很差。西川为数以百上千的州县官吏,幕府及所属机构中的众多僚属诸公,面对刘辟叛乱,说反就反。州县中表示反对者,仅邛州知州崔同,幕府推官林蕴,校书薛涛坚决反对,并矢不为刘辟所用。仅此数人而已。薛涛以一女子,可胜许多男儿。朱泚叛乱时,女诗人李冶就与朱泚同流合污,尽管李冶的诗在某些方面高于薛涛,但论人品气节,就远不及薛涛。由此更加深了段文昌对薛涛的认识。

段文昌在西川经历了三年多时间,于元和元年十月离开成都,返回京师长安。

四 “有为造制”创名笺 难破根深门弟风

段文昌还京后,宰相李吉甫重其才,立擢为登封尉,集贤殿校理。不久升左补阙,翰林学士,迁中书舍人,遂为承旨。穆宗即位,拜为宰相。不到一年,自表辞去宰相,授剑南西川节度使。

段文昌经刘辟之乱离蜀十五年。节度使换了三任,来迎的官员中许多均不认识了。薛涛作为故旧,也在迎接行列。韦幕时同为使署校书郎,算是同寅。现为僚属关系,差距有若天壤。但段文昌毫不介意,仍以诗友加老同事看待。薛涛自松州赦归,就不想从政,专心致力于制笺。武无衡虽重新任为校书郎,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制笺上。薛涛制笺事,段文昌在京已闻,当时认为薛涛不过是对蜀边表示的愤懑而已。未料到竟然搞得如此有声有色。

段文昌是深谙蜀中利弊的。西川经刘辟之乱元气大伤,好在经武元衡、李夷简及五播三任治理,随同元和中兴,在艰难兴邦的奋发中,基本得到恢复。但后遗症还多,在好些方面又见旧病复发。在治理上采取“宽静间以威断”之策。在加强农业发展的同时,发展手工业,着重发展薛涛笺和蜀锦,以加强地方经济。薛涛从事制笺如醉如痴,在段文昌的大力支持下,生产蒸蒸日上。产品愈加精致,名气愈大,已成蜀中特产。“薛涛笺自唐而后盛,至薛涛而后精。”一千多年后,世界著名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在用了五十多年功夫编著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写有“薛涛笺”云“薛涛笺在工艺上有所创新,主要加厚了纸的纸质和韧性,但其重量并不大于一般的纸。”说到薛涛制笺,这与她受两晋妇女崇有派主张“有为创制”的思想分不开。她反对说“百工末技为士所不齿”。当刘辟叛乱造成百业凋零,造纸业也奄奄一息,薛涛对此非常着急,希望能有有志者一道谋改进振兴时,人们仍死抱老话认

为百工末技不屑为。特别号称士子的知识分子读书人宁肯游手好闲,甚至挨饿也不愿为。薛涛力反此说,以一女子毅然投身于造纸制笺行业。与老纸工们同甘共苦,同劳动操作,认真学习虚心求教,终于学有成就,创出名笺。打破了读书人耻作劳工的陋习。薛涛的另一个打破是当时的门阀制度之一即婚姻非高门、官非清望官为世所不齿。这个破除要难得多,难度很大。这就是要破除高门与寒门的问题。可是薛涛把这个问题看得过于简单。她认为元稹是高门破落户,且有革新思想,或能志同道合冲破高门。殊不知元稹就是一个善攀高门,热衷高位者。不可能舍高门就寒门,更不可能去冲破高门。在薛涛看来,元稹这个破落贵族,有可能改变初衷的,事实上元稹视薛涛为寒门,自己的高门都拆不下。因此,在婚姻上要薛涛不要坚持名分,只以侧室搪塞。薛涛奉行的则是“矢不为媵妾”两人终未成婚,原因在于此。薛涛反门阀制度是失败的,注定是要失败的,这是薛涛的悲剧。

段文昌上任以来政绩卓著,对于治边犹有良策,深得少数民族信赖。如黔中蛮叛,得报即派一千员前往晓谕并开导,蛮即引还。大酋嵯禄前来,请立石刻誓修贡。薛涛鉴于段文昌政务繁忙,少有时间照料家事,其子段成式沉缅游猎,为防止影响学业,特写下《赠段校书》诗以示劝诫。段成式将薛涛看作是父执辈十分尊重。段文昌知道后深表谢意。

长庆三年,段文昌奉诏离任还京。在还京前,邀同僚们一游五担寺,藉以欢聚欢聚。应邀的僚属有李汝士、姚向、李敬伯、姚康等,并邀有薛涛。应邀的僚属们都陆续到来,都很高兴。段文昌带头吟诗一首《题五担寺西台》诗“秋天如镜空,楼阁尽玲珑。水暗云霞外,山明落照中。鸟行看渐远,松韵听难穷。今日登临意,多欢笑语同。”对段文昌所吟多有奉和,薛涛却是诗到人未来。送来诗一首,《段相国游五担寺病不能从题寄》:“消瘦偏堪见令公,落花无那恨东风。依心犹道青春在,羞看飞蓬石镜中。”段文昌看后对薛涛是十分理解的,只是表示有点歉意而已。左右不了解薛涛的人,则认为薛涛未免太狂妄了,敢于摆相国的架子。薛涛的病段文昌很清楚。由于他与薛涛和元稹之间两者均有交往,与元稹的交情也不薄,元稹的“知制诰”就是段文昌向朝廷推荐的。“题寄诗”似乎在追忆书幕同寅之谊,真是往事如烟,青春转瞬消逝。称病就涉及到元稹,与元稹分不开。何以为此说呢?原来元稹《赠薛涛》诗和薛涛回元稹的《寄旧诗与元微之》一诗,均发生在长庆年间。那时段文昌和元稹均在长安一殿俸君,同为翰林学士。因此,元薛二人的个中情况,要比其他人要清

楚得多。薛涛与元稹发生恋情后,就有心与元稹一道,冲破婚姻讲门弟的时风。薛涛首先矢志不作妾媵之意,在于如果元稹能明媒正娶,则薛涛元稹就冲破了“婚姻非高门为世所不齿”的陈规。无奈元稹乃热衷高位的人,如与寒门成婚,就断了高升之路,这是元稹断难舍弃的。所以说去说来,元稹只以侧室相许,并在《有所教》一诗中,要薛涛“争时势”、“各自宜”来规劝薛涛就范。薛涛坚持反对其说教,但双方都希望对方能够妥协。因此,恋情不断。元稹于长庆二年二月登上相位,眼看他们的距离愈来愈远了。段文昌深知他们俩的问题所在,但无能为力,只有鼓励他们能完美结合。段文昌尽瘁于政还精于饌事。编著《食经》五十卷,时称“邹平郡公食宪章”。可不可这样说:这或许是川菜有谱的滥觞。长庆三年十月,还京任兵部尚书。

段文昌离任后由杜元颖接替。元稹罢相后,转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。是时薛涛心情趋向似乎有所好转,认为元稹经此打击或会回头。大和元年中,薛涛书《陈思王美女篇》藉文中“盛年处房宫,中夜起长叹”之意,表达她当时的处境和示意(注:薛涛书《美女篇》于清道光年间在浙江发现)。

大和三年十二月,南诏酋龙进犯成都幸未攻进城,盘据西南郊,掳掠一空而去。是时薛涛已迁居于城内北门碧鸡坊,躲过此劫。同时,获得信息说:元稹充武昌节度使。

大和四年十月,李德裕充西川节度使,追击南诏入寇兵勇,至大渡河,夺回大量财物及工匠妇女,并着手筹建筹边楼。

大和五年,筹边楼建成,薛涛特写下《筹边楼》诗往贺。诗云“平临云乌八窗秋,壮压西川四十州。诸将莫贪羌族马,最高层处见边头。”此诗为治边献了良策。后世《名媛诗归》评云“教诫诸将何等心眼,洪度岂女子哉,固一代之雄也。”段文昌二度镇蜀,到任当见到此诗,想必也是赞赏不已。是年七月,元稹卒于武昌住所。次年大和六年夏,薛涛卒于碧鸡坊。薛涛之死说法不一:有说由于元稹先拟派人入蜀取涛,中途出现刘采春,元公似忘薛涛,从而挹郁而终。一说元稹之死使薛涛失去了精神支柱,打击巨大致死。又有说是出于殉情。不管怎样说,元、薛相继而亡是事实。大和六年正月,段文昌再度任西川节度使。实际在去年冬月已奉诏。薛涛之死早已洞悉。但未料到薛涛死后近半年,当地士庶尚如此隆重地为其修造坟墓。可见人们已将薛涛作为有功于世的社会名人尊崇了。修墓主持人知道段公了解薛涛,特请求为薛涛撰墓志铭。段公也就义不容辞地应承下来。根据当时情况,段公何以会欣然要为薛涛撰墓志?显然是基于以下原由:一

是基于了解薛涛,一是基于薛涛是个有气节而又有创造性的女性。从薛涛的事迹中,发扬其有利于纠正当时颓靡衰败的社会风气方面是可取的。至于薛涛事迹中的两大破除,一是反对蔑视百工为末技。毅然以一女子,以身作则,投身其间参与劳动操作制笺,从而打破了知识分子不屑劳作的陋习,是值得发扬的。二是反对“婚姻非高门为世所不齿”的门阀制度,由于由来已久,根深蒂固非一人之力所能奈何的。薛涛为此以“矢不作妾”以示坚决,虽告失败,其革新勇气是可取的。

五 校书谢幕 相国志墓

段文昌再度镇蜀,与上次相较差异很大。上次西川虽经刘辟之乱,但经武元衡、李夷简、王播治理,元和中兴之气尚在,不甘衰败奋发图强的社会风气也还未消失。这次是在长庆以后走向衰败,复经南诏入寇。攻进成都西南郊,大肆抢掠而去,暴露出边防空虚,武备缺乏。李德裕来镇即率军追击,追回部份财帛人员。建起了筹边楼,又匆匆离任,劫后乱局仍在,社会风气颓靡,人心惶惶。朝中朋党斗争激烈,政局混乱,内忧外患加剧。唐王朝走向衰败。段文昌不愿见到西川这个天府之国就如此败颓下去,拟借撰墓志,彰显薛涛的同时,藉以大讲气节,恢复士子志气,鼓其勇气,抒发其豪气,以克服当时流荡颓靡之风,对树立务实进取,发扬多难兴邦、愤发图强的精神,是于世有益的。

千百年来,对段文昌为薛涛志墓事,少有非议以及不当的论评。这就足以证明段相此举是公正的、深得人心的。

段文昌与薛涛同时代,且同事多年,对薛涛的人品作为,是了然于胸的。到二十世纪末,罗应涛先生在所编著的《桐花万里丹山路——巴蜀古代散文概说》中说:“……经过几百年沉沦之后,巴蜀文学在唐和五代再度崛起……唐和五代巴蜀文学的代表人物是陈子昂、李白、薛涛、花间派词人和入川的杜甫、韦庄等。”又说:中唐为四川很添了点风光的是薛涛。虽然在她之前,中国才女有巴蜀的卓文君,汉末的蔡文姬。但她一生专一作诗,据说有诗五百首(南宋章渊《稿简赘笔》),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诗人(谭兴国《巴蜀文学冠天下》)。据此可见当年段文昌对薛涛的评价是正确的。为其所撰墓志铭,是作为对有功于世的人物的彰显。

令人深以为憾的是,由于女诗人薛涛的性格,与当时时风的制约,她一生是在半是坚强半是忧伤,抗争徒劳,毁誉参半中度过的,最终凄然与世长辞。然女诗人薛涛的风光犹存,名留青史,耐人寻思!